



牵手

■ 陈少灵

今天是周末，早餐过后我便决定回去看望母亲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。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，我想母亲的时候，她也在惦记着我。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母亲很近，就隔着两条街道。两条街的距离，连接着永恒的亲情，爱是枢纽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这两条街道来回穿梭。

母亲去年又一次摔倒后，腿脚已经不便出门了。拐杖成了母亲的第二条腿，拄着走路也有些困难，即使是在家里，腿脚还是有些颤抖。我今天回去就是要带她出去剪头发，洗洗头。母亲对于过节日，一直以来都很有讲究，端午节前，母亲一定要将她的头发修一修，她还再三叮嘱家里的大哥、小弟，以及她的孙子、曾孙们，都要去将头发理一理。用母亲的话说，这样过的端午节，才显安康。

回娘家的女人，心情总是无比的愉悦。我撑着阳伞，拎着包包，迈着轻快的脚步，穿过树荫，越过街道，转进小巷，娘家就在眼前了。想想母亲还健在，我还能够时常回娘家，有娘家回，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母亲离我很近，但有时因工作上的繁忙与疏忽，我也会好一阵子不去看她，这让母亲很伤心。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。她子孙满堂，可心里还是经常念叨着我。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去看望母亲，还是母亲让我过去给她看看。在母亲的眼里，我永远是她长不大的孩子。

母亲知道我要回来，早就坐在家门口了。看到我，她便拄着拐杖，笑盈盈地站起来迎接我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扶着她慢慢地走出了家门。母亲每次摔倒后，腰板已经不能挺直了。原本中等身材的她，现在变矮了一截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感觉好像是在牵着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。母亲的手有些粗糙，与她十指相扣，能感觉到她的手指有些发硬。暴突的蓝色血管有好几处是灰黑的，那是母亲经常打吊针的缘故。我与母亲慢慢地穿过街道，朝着附近的一家发廊走去。天气炎热，太阳很晒，才走一小会，我与母亲都汗流浃背了。她平时怕冷，怕要感冒，今天穿着短袖，还外加了一件开衩的花衬衣。戴着一顶有边沿的帽子，还戴着一个蓝色的医用口罩。看着母亲“全副武装”的样子，我又心疼，又无奈。母亲走路有些吃力，她脚上穿的紫色布鞋慢慢地挪动着，宛如爬行的蜗牛。口罩捂住了她的鼻子，呼吸很不顺畅。我能聆听到她急促的喘气声。两个人，四条腿，加一根拐杖，就这样并排、艰难地走着。马路上车辆多，人多，熙熙攘攘的，我时不时要提醒母亲看路。从家里到附近的发廊，是一段很近的距离，我跟母亲却觉得漫长。也许短的是距离，长的是心情。一路上，遇见熟人跟母亲打招呼，母亲总要停下来与人家聊几句。看到旁边的我，人家总是问道：“是您女儿吗？”母亲总是笑着回答：“是的，是我女儿，她这会儿要带我去剪头发呢。”母亲的话里带着快乐，回响着满满的幸福。我此刻才突然明白，我不知啥时候已经成了母亲的骄傲，成了母亲必不可少的“靠山”。原来，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感到幸福快乐的是母亲，而我，感觉到的却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愧感，此刻涌上心头。我曾牵着儿子的手，陪他玩耍，陪他长大。儿子是那么的快乐，我也曾经感受到初为人母的幸福。儿子结婚后，我当上了奶奶，成了左邻右舍羡慕的对象。当小孙女学会了走路、当我牵着她的手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，我看到了生命的延续，由衷的幸福感也曾经填满我的心田。如今，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我的幸福感在哪呢？

人生本是一场单程的旅行。旅途中，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。有的人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，有的人会牵着我们的手走一程。而有母亲牵着的手，有母亲陪伴的时光，是多么的幸福快乐！在人生的驿站中，我们是那个要陪着母亲走到终点的旅客。不管她余生的路还有多长，我想我会永远地牵着她的手，陪她一直走下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……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毕生的追求

■ 王锡钧



以称得上琼海的‘通讯王’。大家要向他学习，不但要学会写新闻，还要学会写通讯。”叶京随后讲解了通讯这一新闻体裁的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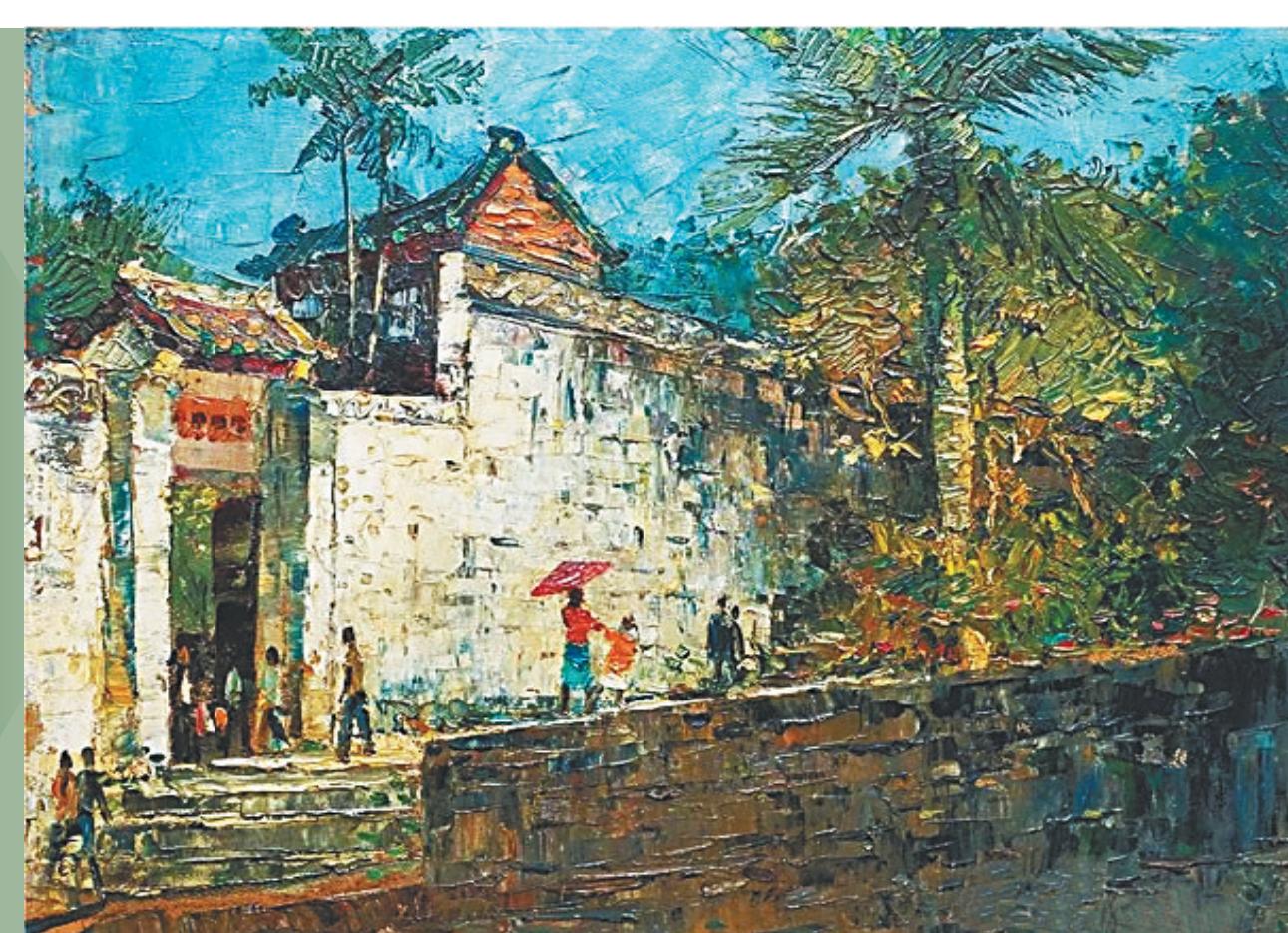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叶京的讲解，我已听不下去了。因为他把王裕超称为琼海的“通讯王”，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。我是琼海的新闻秘书，只会写新闻稿，却不会写通讯，是个不够格的新闻秘书，这是我新闻写作中的短板。当时，我暗下决心，学会写通讯，改变这个短板，决心超过他。

这次通讯员大会后，我找来各种报纸，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海南日报》上发表的通讯，进行分析学习。这种集中的学习，好像有了点收获。但实际上，如何提高通讯写作水平，我还找不到关键的路子。直到一个月后，《海南日报》记者曾庆松来琼海，我陪同他乘船到石壁，然后两人骑单车到水口仔苗村，一同在苗村吃住、采访。我一路同他长谈，关于如何提高新闻通讯写作水平的问题，收获极大。当年，曾庆松不仅是一名记者，还是一位散文作家。他告诉我，除了要学会写通讯，还要学会写散文和报告文学。要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，关键在于提高文字的表现力，要有厚实丰富的文字功底。他说，记者与作家都在“写”，但属于两种不同的写作范畴。有些人写新闻，成为名记者，但成不了作家。从记者到作家，有一道很高的门槛不好过，那就是过不了语言关，作家要有丰富的语言储备和更强的文字表现力。从记者到作家的路，中国有不少人走过，像中国著名作家穆青，就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高级记者。穆青写的报告文学《兰考书记焦裕禄》，是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。我知道，曾庆松也是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的。他在采访中把许多有价值的新闻题材，加以文学描写，写成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。他的那些散文作品，之前我并不认真拜读，更不探究他如何能写出这样有水平的作品。此次同他到石壁采访，经他一指点，我有如醍醐灌顶，一时顿悟其中的奥秘。我激动异常，立即订阅了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美文》等文学刊物，并找来散文家朱自清、刘白羽、杨朔、徐迟、峻青、穆青、秦牧、贾平凹、余秋雨以及海南作家黄宏地和曾庆松的作品，仔细研读。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，品悟其为文之道，吮吸其文章之灵气，撷取其语言之精华。我还按曾庆松的指点，每读一篇经典作品，都要做读书摘记，作品中好的词句好的段落，都要摘记在本子里。他说，这些美文摘记，并非让你在写稿时照抄人家的东西，而是让你经常将其翻阅，让其入眼进脑，久而久之，在无知无觉中，在那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日积月累中，便融汇成自己的东西。在自己写稿时，便有那种调遣造字的笔力，厚实自己的文学功底。曾庆松说，这是一种笨办法，但笨得有用。

我采用了这个笨办法。几年下来，便有了好几本《读书摘记》。这个笨办法，终于使我从记者走进了作家队伍。记忆中，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《石榴村漫记》，于1985年发给《海南日报》文艺部的黄宏地。他一字未改发在《海南日报》文艺版“椰风”版上。这篇散文，我以叙述与描写的笔法，把塔洋墨村盛产石榴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。

这篇散文在《海南日报》副刊“椰风”版发表后，一时在琼海文坛文友中引起轰动。大家都说，王锡钧的文风变了。纷纷打电话祝贺。而我也受到极大的鼓舞。于是，从1985年开始，我在给《海南日报》写新闻稿的同时，会攫取一些新闻题材，写成散文并在“椰风”版上发表。由于我的散文创作颇丰，1987年，海南区作家协会吸收我为区作协会员。海南省省后，省作家协会成立，我又登记转为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后又吸收我为该协会二届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。就这样，我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位作家，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。我从事文学创作更勤奋了。

岁月悠悠，如今，《海南日报》已创刊75周年，而我，也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90”后。虽已退休多年，但我从未封笔，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毕生的追求，既是精神寄托，也是养生之道。遇上好题材，我就写成散文，发给《海南日报》的文艺副刊。《海南日报》文艺副刊已由作家杨道接手编辑。她对我作品的评价，并不因为我年老，而有老化之嫌，相反，她认为我的散文作品，在岁月的陶冶中，依然充满青春的活力。



节间词话

《红楼梦》里的芒种

■ 陆琴华



清代画家孙温《绘全本红楼梦》之“饯花会”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《观刈麦》里的两句诗，说的是这一年一度的芒种迫在眉睫，而以稼禾为生的农人就得早出晚归，甚至披星戴月，挥镰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。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使夏日长”，也说明芒种时节是农人一年中最忙碌和艰辛的时节，不死都要掉皮。他们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奔波在田间地头，为的就是一年中到嘴的粮食不能丢，跟老天爷抢时间，跟土地爷要速度。所以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

在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的著作《红楼梦》中，芒种这一天成了贾家大小姐祭饯花神的风俗。该书第27回《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》里写道：“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饯花神，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颗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绣带飘飖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，一时也道不尽。”

这位浑身才气的曹雪芹，把一年一度的芒种节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，让局外人犹如身临其境，直呼这芒种节富有诗情画意，美得人要晕过去一般。是的，大观园里的那些女孩子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足生活，见到大观园里的树木茂盛，小草返青，鲜花盛开，莺歌燕舞，彩霞飘飘，怎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呢？利用芒种节这样别有诗意的日子来祭饯花神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“时人不识农家苦，将谓田中谷自生”，可是这群富家小姐又哪里知道此时此刻的农人，早已是“夜半呼儿趁晓耕，羸牛无力渐艰行”？她们哪里能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呢？

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。”当“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等并巧姐、大姐、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，独不见林黛玉”，原来无依无靠，寄人篱下，又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在芒种节这一天，面对花谢花飞花满天，草绿草青草满地的芒种之景，顾影自怜，自怨自艾，不禁涌出一番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慨：“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”

诗路花语

阅读夏天(外一首)

■ 艾建桥

需用小写意
才能勾画那片绿的辽阔
树叶，挨挨挤挤
流动的翡翠，在光阴里蔓延

所有的凝视，皆有分量
读主干皴裂的年轮
读枝丫举着天空的姿势
读某片叶子翘起的缺口里
藏匿阳光与虫鸣的私语
读每一寸绿意如何将卑微
站成蓬勃的修辞
从每次的阅读里
我找寻夏天真实的模样

清风徐来
所有的叶片轻轻颤动
像无数只小手，正替夏天
翻晒自己的快乐

◎ 我与夏天撞个满怀

小时候，随妈妈下田插秧
光脚丫陷进软泥
不小心一个趔趄
跌进岸边狗尾草的怀抱

放牛途中，采摘那诱人的山莓
我半个身子探入荆丛
四周蓬勃的绿意
漫过我的胸口，藤蔓忙着丈量
我前倾的弧度

夏天，仿佛一位季节的信使
骑着邮车狂奔，与我摘个满怀
交给我一封，春天遗留的信笺

中原镇初夏风情

■ 陈奋

东归喜得夏阴凉，
绿涨云横蝶贮香。
柳影晴沙迎锦浪，
荷塘深巷转红阳。
试挑新米农情好，
还煮咖啡故事长。
毕竟南洋风韵在，
诗图如梦久悠扬。

娜
夏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